

藤
花
亭
鏡
譜

藤花亭鏡譜卷之二

順德梁廷用章冉著

漢日出鏡

有銘

徑四寸二分重十有一兩邊純素平可五分凹
下週作斜畫二圍中夾銘文復作新月形凡八
聯合處內以丁字文中以三斜畫貫之紐素而
圓平外環以貫珠凡十有二其新月形製與所
收漢延年益壽鏡頗同銘凡二十有六字篆書

日內而青而以皆比而光而坐光而日出月亡
而心忘而日亡而不口

此字作巨不可識

其中畧叅以

梵書意鑄時當在明帝求書天竺後釋氏文字
入中國後民間一時喜新好異摹擬其點畫故
不能盡識僅可意爲會通且文義毫無端緒殆
從他鏡銘之文繁語多者隨意節取之而處處
加入一而字爲之覲補則愈不可讀矣初以而
爲天旣檢延年益壽鏡校之而自作而天別作

天然後有所據以爲定然延年一鏡雖亦經刪
割難通幸其中尙留一二原銘成語如鍊治銅
華而去不羊之類猶得藉以考所從出此則竟
不知出漢何鏡其由來難以臆測今第卽其銘
中二字可連讀者名之

漢小日出鏡

有銘

徑三寸四分重九兩強邊圍純素平可三分強
凹下週作斜畫二圍中夾銘文再環以斜畫分
作睂月凡八聯合處其內各有一指甲形下接
三直畫四單直者亦四而分間之又一圍內三
畫斜間者亦八紐圓有薦其銳則以手觸漸平
也銘凡二十有二字曰內而清而以公而明光
而坐天而日出月明心思不口

此字作巨不可識

與所

收漢日出鏡之徑四寸二分者全合惟此以圍
促故中缺第二十字下之日亡而三字第七八
字則彼此相倒又清字彼不从水公作皆明作
比天作光明作亡思作忘其不同如此然其點
畫疑似之間彼此各少有交連伸縮又加以歲
久泐蝕則果否異而原同固不能一一爲之細
晰且全無文義可尋亦無從辨之也至其讀法
左旋則無可疑者今姑就其紐中所穿二孔定

出器之上下於團轉難讀中強從內字爲起首
而已

漢日月小鏡

有銘

徑三寸三分重五兩強邊純素可四分弱四不
及分二圍銘夾其中而後密界斜畫環之又以
八眉月联接間作丁字形者週綴內圍復環以
斜畫紐底有薦手摩圓銳光注一點極新滑考
唐鏡中有邊高於紐斷不能摩觸紐背而圓點
若新且金色燦然者則鏤金所飾製與此異銘
凡二十有三字篆書曰內而清而以而皆而明

而光而車

此字不可識

而兌而日而月而而

此亦不可識疑

麗之

而拒此亦從他鏡之全銘者節而省之遂

致不可以句讀分與所收漢日出鏡之徑四寸

二分者同病彼以圍寬故節去之字較少又與

所收漢小日出鏡之徑三寸四分者全同其中

止一二字互有增減而字畫模範復各有明晦

如第七字彼可作公讀此則宛似皆字第十三

字彼似坐字此則形略相似而細審實別爲一

字第十五字彼爲天此則似兌第二十一字彼爲明此則上有橫畫疑爲麗末字彼不似水畧

見叅差

說見漢小日出鏡

今亦姑以紐孔上指處由左

旋讀下仍與小日出鏡同一無聊之極思耳此鏡透光字畫盡清澈凡古鏡就日照之其背文一一透露者最爲奇異可寶或以爲鑄器之年月日時與鑄者之生命巧相符合偶就其時鑄之可得其一倘入易其時時易其人均不能也

是說益通於歐冶之劍不得謂竟無其理或以爲出於古工鍊藥製銅之所爲然所見透光者往往多漢魏六朝器試思宇內安所得持千餘年不復耗散之藥物且事果有之則法宜傳後何以近百十年來之新鑄無所謂通背者況背文必照日乃見則土氣所不能侵蝕可知設果藥能固銅是卽百鍊金液之一証寶貴無踰此矣宣和圖總說有製作之工妙或中虛而謂之

夾鏡之說然考圖所載固無所謂夾鏡者後人
因其語遂以透光一類當之疑面薄逾紙其內
別作文飾絲毫與背文相肖使見從隔面易以
透出果爾則其器必厚且必有臃腫意象今所
見有面背相去薄不及分而背文已凸起於外
者萬無複作背式夾入其中理此中微妙難明
不得不歸諸神異矣然辨此種鏡實別有一種
浮光隱隱流露可意會不可言傳者摩挲久自

能知而信之不必借烘日力卽陰雨燈燭中亦可
拔十得五也是全繫乎閱歷之目耳

漢日月之光鏡

有銘

徑二寸五分重二兩五銖邊圍可三分強凹下
不及分週以斜畫二圍銘夾其中復以斜畫環
之再一圍則八斜畫貫於紐外小圍紐亦稍摩
勢欲平矣銘凡十有七字篆書曰一內而口而
以古日光明卑天明日月之光所不識者一字
文理殊不了了先以紐按分器之上下位從左
讀轉故起於一耳非有句讀可循也是亦從他

月不刊金言
銘省節之餘園段愈促則省節愈多然一徑省
節卽不復能上口正無論所刪之多寡也器極
小而光倍透露每於窓隙花鏤漏光一點射入
几案間便可規圓其影於半壁以此益惜其文
義之嗟如箝在口矣

漢雙鸞鏡銘有

徑三寸柄已斷折不完存者僅二寸許重尙三兩八銖柄缺其末不悉形狀云何上則束細而圓長絕與考古圖所載漢武時之舞鏡儀徵阮相國考定爲銅和者形製一面大段相似沿邊一圍其內純素又一圍中見雙鸞展翼翥翔一上一下翅尾間文縷工緻而祥瑞和諧之意溢於范鑄之外空地處處補以細碎花卉餽託更

具巧思銘在柄上篆書所存惟六字旣折長度
無可證因無以悉其全銘其單行結體之字形
欵式頗如甘泉內者鐙車宮承燭槃漢羊子造
戈南郡銅虎符之屬而書較古錯庾肩吾所謂
蛟脚旁低鵠頭仰立者意或近是故就中亦止
第六一之字可辨耳底面遍作羽翠瓜綠蓋緣
質薄易入通體透蝕而本質則不可損故文畫
雖細密未嘗少有所傷是百鍊之精久瘞土中

者之顯據也

漢景槐鏡

有銘識

徑寸有九分重二兩一銖邊三分強凹不及分
皆純素無文銘上下各一字正書曰景槐上一
字京首不从土而从十末不从小而从小下一
字木作巨鈎从木意其在鄧車騎鍾太傅之前
故正書結體尙無成式而質色則與所見漢器
無少差別紐圓長背較深黑映日平視則隱隱
有五彩浮漾或以其剽薄疑卽宣和博古圖所

稱水浮一種然漢鑄別有至薄而徑圍極寬大者此則不過以小而形其薄使寬厚相乘便飛蛻脫義旨矣或疑漢鏡必隸銘不知宣和圖載四神宜官兩鑑其銘詞卽用正書可爲此器出漢爐之旁証

漢四神鏡

有銘不可辨

徑三寸九分重六兩二銖邊平無圍而有暗紋
環之圍在入邊三分週以極銳犬牙一圍作半
規形大可三分許者凡十有一其內並作雲文
剝落不甚可見每兩規間凸起方釘可二分強
各隱有篆文而可辨止一井字規旁又各有小
乳及分者於上下兩旁分列四神趺坐似佛皆
正面下者側面上坐者之旁復有二神側坐間

以狻猊上下各二紐又在中圍之裏底面並爲
土綠所蝕扣之不作淵淵響矣此與所見三國
吳赤烏九年永安二年蕭梁太平元年三鏡略
相類而與漢元興元年建安二十四年兩鏡則
款製全同但彼邊際有字爲差異耳儀徵師之
所謂古人以百鍊金液鑄器故水土不能損其
質其說見所著積古齋鐘鼎款識竊意古稱寶
劍如干將莫邪者鑄以爲主而五金爲之和劑

中雖有銅斷無積綠損質之事惟鏡亦然至今
猶光芒可鑑則當時錘鍊必有異乎常工劣製
者漢銘所謂鍊冶銅華是卽其類蓋實事煅鍊
非泛作美詞也至其揀採時日參合五行治之
深山借光星月製法旣具奇異則必有背光透
出鈎魂攝魄驅役鬼神千年不變之明效不聞
積綠堆青之器精光理沒而可作種種神妙號
稱寶鏡者理本如是夫可照者鏡之用後人但

取質地斑駁翠碧奪眸輒以爲古物之可徵在此可寶亦在此殊不知冶鍊未極精純本質卽易銷化水土得而蝕之青綠從而生之綠愈積而鏡之爲用愈失其用旣失雖體在曷足取哉

晉王誠鏡

有識
無銘

徑二寸六分重三兩九銖無邊圍底質純素薄
止分許紐正圓識凡四字正書曰王誠所置不
日造而日置與他鏡異王誠不知是鑄者姓名
抑用者之自記其器也四字王上誠右所左置
下是前二字爲左旋後二字又爲右旋明矣按
四字分列四方本類錢文然錢文最古者如唐
之開元通寶則開上元下通右寶左分讀尚順

又如宋之祥符天聖等錢其元寶二字並左旋
讀熙寧重寶亦重下寶左讀從左文未有分左
右截讀者又字本陽文偏旁點畫不多原易明
晰今書體穉弱置字之首僅作橫口而空其中
之二畫下直亦在不正不篆之間與晉碑正書
無鋒稜轉折勢明出世俗陶工而後人反以爲
頑童體者絕相類背質以純素故色黯黝光淨
獨紐受手觸頗退落耳以唐器再三較之愈知

非唐宋後鑄矣

晉仙人觀瀑鏡

有識

徑四寸九分重十有五兩五銖邊圍可二分凹
下一圍夾以二陽線其中流泉清湛疊石爲平
臺一人坐其上翹首仰眺目注前瀑衣帶飄飄
道骨仙風宛然如見後一童作斂手侍立狀亦
仰面遠觀童後有竹數竿雙鉤極瀟灑之致微
雲起於竹杪雲端雙鴈鼓翼翔翔臺側芝草一
披雙莖水際荷花正開葉側吐芽短荻叅錯疏

枝右則巨石挿流苔點蒙茸上有懸崖草叢風
偃一瀑界石飛流而下至巨石之面爲積苔所
掩再起一疊作怒泉噴出直注平川紐在其中
如許境界宜乎逼塞滿幅矣然計其空曠尙十
之三四則其繪寫之妙位置之工出於匠心獨
運可知矣背平處光如受磨日正細審當中有
識橫寫正書日張造二字通體並陽文惟此用
陰畫且細如毫髮所最易忽者紐及人物面龐

胸腹全以揩觸見精銅本色矣所鑄筆意一一
與晉直子飛霜鏡合作於司馬氏之世殆無疑
義矣

六朝龍氏鏡

有銘識

徑七寸重五十二兩五銖沿邊一圍斜下可二分許又五分隨凹下本週作花文久遂光平如蝕細審之僅隱隱有微痕而已其內復作犬牙外向合以邊圍可七分強從凹處越入二分兩圍中如覆竹銘在其內乳列於隅者凡四薦以花瓣如海棠如水仙者左右各有正書一官字夾四乳間上爲飛龍下爲車輛一神坐車中龍

馬駕而行有拱手迎於車前者馬後有蛇僅露身首似與神象不屬豈寓化龍意耶右一神捲雲而坐二小神立雲上作朝參狀後有侍者左面文畫悉與右符惟神不坐雲上旁三神則裊拖及地所不同在此又二圍中環連珠越一分而及紐銘凡三十有二字篆書曰龍氏作竟佳且好明日月世少有刻治分守悉皆在長保二親宜孫子大吉羊矣予其中好皆二字並作倒

文有刻分保大五字又叅以隸體末矣字字則
卽其空而補之者矣从厶从夭漢司正鼎有之
自來難釋予同縣溫氏亦世藏此鏡青綠斑駁
字尙完好字字蝕其首畫予曾爲考証連上矣
字作起語以爲吳下龍氏已刻予藤花亭散體
文初集今得此始知其誤紀文達之所謂十年
以後取而閱之貽然而悔者夫豈獨一鏡之考
訂哉嘗見何君方穀拓本有此沿邊花紋尙在

神龍車馬亦並同惟無兩宮字方穀考定以爲
六朝之物今以宮字按之益知非漢器矣宮者
尙方進御物也以漢人爲之必明云尙方矣今
此鏡邊文已逐漸摩平犬牙亦緣擦多致淺決
非唐以下物而正書加識特唐人欵式之所由
倣耳方穀又拓一器好字縫有小孩跪捧二方
格內各一字曰曹鋪曹亦鑄者之姓是則民間
所市矣又隸續有李氏鏡銘云李氏作鏡佳且

好洪氏以與博古圖尙方鏡大同定爲漢器然
李氏鏡止首語與此偶合下別爲七言凡五句
詞格並異固不得以洪氏爲據遂強爲漢物矣

六朝四乳二神鏡

有識銘

徑六寸五分重二十有八西八銖邊可六分許
沿邊一圍二分弱二圍中夾團虬而長扁環接
週其邊凡二十有四復作犬牙四僅及分密界
豎畫又一圍銘夾其內紐作大乳環以細珠並
如乳形餘圍二分純素四隅各別有小乳薦之
外亦環以小珠四面鑄文不一而分間於四乳
之間其上一飛龍背生兩翼右一神旁識曰東

王公用篆體神冠帶整肅作古坐如跪法了角
侍者立其後裳垂覆足左一神旁有篆識曰西
王母服飾亦莊嚴有跪其後者二神前各有物
橫出意如周仲鏡之螭爪特掩於識故不得其
全形耳下作一盤頗類豆登而三足如鼎供物
積起纍纍若果實兩神夾守之似各張其手又
似各有所持者與雲相錯混遂不可辨雲作細
鈎峭勒遍佈分明銘凡四十有二字篆書就供

器向上造與紐孔上下符者定其正位而左旋
讀之曰仙人子僑赤誦子

按當爲松之通或以聲相近而誤書也

白虎薰搏左右爲史高升賞萬千劬

按二卽千之疊叻卽

加之

萬太上君□□□□□□□□□□上有東

王公西王母覈其文意不甚了了僅堪意會泐
處更不可讀又其中爲用隸法賞無上三筆皆
以意測而得之然製質故古甚面有異光與龍
氏鏡無二真莫可軒輊矣

六朝日光鏡

有銘

徑三寸五分重十有三兩四銖無邊週作半月形凡十有六四方各二字如篆體中形而兩角銳出合之爲八說文出古文囟字內則正義謂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今鏡文有足是中非囟矣上銳下縮直畫貫之再疊畫方格可一寸有六分銘在其內凡八字篆書左旋四方方各有字曰見日之光天下大昉內四隅復以上圓下

鏡者間之外四隅則左右各加草尾素紐背畧
有浮綠質地黠古惟面則瑩通寒灼與予所見
六朝鏡形製全同有宋人倣鑄者色質頗新銘
末多用宜君公四言今按代著錄別以一色新
銘暗不知年代者附焉

隋有之鏡

有銘識

徑二寸五分重三兩六銖強沿邊一圍作仰竹形又一圍隨凹下紐之上下有有之二字方可五分有字隸書逼真漢石經之字則點用楷法後二畫又界於正隸之間兩字文與鏡不屬豈自識其名或字耶銘四行左右各二行行四字凡十有六字正書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明明慧心惟我與爾正字之中左右作兩直非一直

一橫并中筆則長短三直矣第二明字左旁从耳惟字又心旁从卞此視隋元公與姬氏夫人二誌頗相類而與欽江正議大夫碑之新出欽州土者筆勢則同甚說者謂當日去山隸入正時未遠故字體尙多未備然晉人精楷已開千百代臨池之宗此器年代猶在其後當是書人一時以意爲之未可以槩隋代諸碑也然則金石一理固不得以此鑄字體偶類據強定其年

代第舍是則更無依據漢器雖隸正並用惟兩
字分體前此無之末二字頗泐以成語至顯且
與上同韻因爇燭細眎得其影似又憶勝國一
大老自刻其杖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爾有戲書其旁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
彼相亦緣觸及而得之也

藤花亭鏡譜卷二終

藤花亭鏡譜卷之三

順德

唐襄陽鐘鏡

有識

高連紐凡五寸四分上橫三寸下三寸五分重
六兩四銖口作半月形沿邊凸起分許文自紐
下起口上止上下並空皆陽文三橫象乾卦長
如器者凡三層首層第三層之下均作半月形
中爲滿月其外皆有繁星環之三月相聯處卽

器之中央亦三縱畫隔於月而斷月旁四週各有方格凡四格外復各有縱橫一畫識凡五字正書曰襄陽府徐家襄陽本秦南陽郡地魏始立襄陽郡唐始改襄陽府前此未嘗有是府名也字在紐下畫上空際書橫向左紐有二孔所以繫綰索也面背並透緣扣之作木音面尙存暗光云徐家者必鑄人之室也近世陳氏考古金石圖亦載有鐘鑑制與此同其度則畧有參

差隸銘用顰鑑圖語曰河澄皎月波清曉雪中
一篆印文曰李道行造其下亦有月形按顰鑑
圖爲唐上元間南海女子作故陳氏據銘定爲
唐物然卽所援前人文語而謂作文與鑄器同
時考古者未免病其臆度今得此識互爲印證
同一形製而彼用唐語此著唐地爐埴並古制
度翻新嫩綠老青不謂之三唐神物不可得而
兩兩相較則此尤當屬諸初唐矣

唐元卿鏡

有銘

徑二寸七分重五兩一銖沿邊一圍作仰竹形
稍凹下銘在其中又一圍內作雙立龍張口對
向各有一珠吐出吻頤間自爲玩弄故無爭攫
狀銘凡二十有四字篆書曰日初升月初盈纖
翳不生肖茲萬形是日櫻窗營虛太清元卿此
唐篆中至平整者旣不同石鼓之縮長伸短更
不同諸天發神識之下垂鋒銳而與同時陽冰

謙卦格段亦復相殊詞則古雅妍鍊矣王述菴
侍郎昶家藏一器已收入所著金石萃編中序
次以附唐後五代前摹刻篆文實稱肖絕曰下
一字作初自與下語合然細審此鏡似从亨从
刀與下語初字筆勢迥異予初讀疑勅字謂當
作勁解然究不如初字爲妥元卿不知何人無
所考證當是撰銘者之字以意揣之頗不類鑄
工之自識也今從萃編更據其質製位置於此

覺與同時諸器尙爲符券紐則銳處摩平矣漢
鏡固喜作龍鳳唐則每雜以奇花異卉羽毛鱗
甲之屬今此鏡止作龍形按宣和圖鑑門總說
載唐開元間李太者進水心鑑背負蟠龍蜿蜒
舌生太表其鑑曰龍護所作真龍託焉久之歲
旱明皇引葉法善卽鑑祈禱而雲生鑑龍之口
於是甘露七日而足然則唐鏡之專作龍形者
或艷慕其事特倣之以冀其靈異歟其然則鑄

器當在開元天寶後矣

唐照日菱花鏡

有銘

徑三寸重七兩四銖沿邊一圍稍斜連綴密點
形同三角凹下可分許圍環豎畫又二圍銘夾
其中再一圍凸起斜下處豎畫角點與沿邊位
置兩殊內外四隅四獸首並相逐左向其上左
下右者爲獅子上右下左者爲神羊以尾角二
者別之也四獸間各有一花蒂葉向背並異銘
凡十有二字正書日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

君看官帽整妾映點粧成整下似从心蓋正之
草體作正特行筆稍速偶類心耳粧作莊予嘗
見一同好藏鏡質製銘詞並與此合然照日之
照彼作點與第十六字複則鑄工之誤當以此
爲定衡矣花文細緻背質作純青色有唐諸鏡
此爲至古

唐摹漢長毋相忘鏡

有銘識

徑六寸二分重十有七兩四銖沿邊一圍純素
作仰竹形凹下內凡三巨圍寬及分者以次高
出每一圍必以二陽線夾之內外兩重皆有銘
且並作篆體外銘凡二十五字文義不能測所
自起今姑借內銘左文可讀之第一字所指處
爲外銘之首曰斯以照明光輝象天夫日月心
忘穆天朋

他鏡作而

忠默雖塞天不池內清內銘凡

八字曰見日之光長母相忘每一字以一捲雲
間之其內又作葵瓣四連珠十二週環紐外別
一方格如印中識四字曰桂林徐造亦篆書唐
人摹古往往以正書所自識者以便別於古篆
今識乃用篆則僅見矣嘗見一漢鏡製書與此
並同所無者外層方格耳此方格所掩蓋之字
以漢鏡證之知爲照字又見一鏡銘亦同而無
數天字及塞字今此器三角皆有一天字中所

夾字爲數適均或者掩於方格之一字卽爲天
字鑄者特視漢鏡增入四天字以勻排於四角
未可知也又漢書清白鏡銘有潔清白而事君
又有以立錫之滓澤等語以下文義竟不可通
但銘在外層其內一層乃卽此器之外層蓋鑄
人不解文義每取他鏡全銘鑄入遇彼大此小
者則以意而隨手刪節之此大彼小則增以天
光日月等字故往往明屬古器而文字錯雜不

可讀者以此自漢來已有此弊唐人則又沿其訛而襲其謬難縷述耳此鏡質地純舊篆畫實與宣和圖載漢清白鏡毫髮悉合識印亦與求古精舍金石圖載鐘鏡爲近皆漢印之最佳者徒以旁加印識實漢鑄少而唐鑄多不得不舍漢就唐究非所安也

唐龍鸞異獸鏡

有銘識

徑七寸二分重六十有八兩五銖邊二圍週作
流星凹下可三分環以豎畫又一圍底有暗龍
隱隱蟠繞挾雲飛躍首從右起每於空隙卽露
片鱗寸爪其拏攫蜿蜒之狀可想而未得覩其
全身者則初層鳥獸文掩之也上爲鸞鸞尾隨
而舒其翼由左旋爲兩獸前者反首而後者從
之羊首獅尾非常神異而莫知其名意殆狡類

抑神羊之屬也六鳥六獸各以類對團佈兩圍之間又一圍而銘夾其中一圍凸起再凹而後環以流星則八獸並處其內形象尤極神駿威猛上下左右方有其二狀如白澤所謂王者德照幽明則至者蓋能言之瑞獸人在鏡中有形無聲假能言者以寓頌祝之意或以爲狀類貌猊然上下二小圍有陽文楷書官造字知爲內府鑄備內用者則武衛無與宮奩取義不合矣

其位置物象在四方則相背四隅則相向內圍
周作星月紐如彈丸銘凡四十字正書曰明逾
滿月玉潤珠圓飛鸞口後舞鳳臺前生囊止口
冽井澄蓮形宜遁態影遂能妍清神鑒物代代
流傳中二字模暗不可辨首末一花相隔讀從
左旋書體如更率文縷精細縝密爲一代冠

唐摹漢長宜子孫鏡

有銘識

徑四寸重八兩三銖沿邊一圍純素可三分又
一圍週作犬牙形再入一圍密排豎畫銘在其
內一圍夾之更內則雙文四乳兩乳間二神對
坐各有一人跪神旁者其兩乳則二龍各蟠轉
其際復一圍週作聯珠點旋繞紐外銘凡十有
三字篆文曰吾作明鏡幽鍊三商孫子大吉羊
鏡省作竟祥作羊第三圍右方別識一馬字正

書環以小圍此爲唐人所摹漢長宜子孫鏡文
製不甚相遠銘內此獨遺宜字馬蓋摹者之姓
漢以厚銅爲之唐摹則薄不及半可望而知無
俟拂拭摩挲指楷識爲券矣

唐鍊形神治鏡

有銘

徑五寸六分重二十有八兩七銖沿邊一圍稍
凹可二分強一圍再凹下週作監畫又一圍亦
監畫環之二圍中作海馬首尾反正向背各盡
其騰驤雄邁之勢旁復側以雜花內再一圍則
橫列絕小花瓣紐絕大純素銘凡三十有二字
正書頗類顏魯公曰鍊形神治瑩質良工如珠
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晃

俱含影中語極工麗駢對尤整練自屬唐賢手
筆用者所自撰以付良工者也按此與博古圖
之瑩質鏡鑄文異而銘詞畧同後四語彼云光
含晉殿影照秦宮鐫書玉篆永鑄清銅不符者
十有六字所收大小凡二具皆四靈爲文而或
位四方或藏圍格亦自以器之廣狹爲區別也

唐摹漢長宜官位鏡

有銘識

徑五寸五分重六兩二銖邊寬寸有二分強二
圍中夾花文如虬首交互狀以犬牙周環之稍
凹又二圍七乳各薦以葵瓣乳間一夔再二圍
中夾連綴花枝內更密排監畫最內一圍中勻
列小乳九銘間其內凡九字篆書每兩乳中必
間一字合之曰長宜官位子孫大吉昌右邊巨
乳夾夔處別一方格內有識凡四字正書曰陳

泰山造蓋鑄者自記其姓名也漢鏡有至厚至薄兩種此器頗薄文亦古茂當亦倣漢器爲之者

唐摹漢日光小鏡

有銘

徑二寸五分重三兩四銖邊圍廣素可二分強
凹下分許週界斜畫二圍銘夾其中一戴烏紗
狀如世所傳天官者橫立於上面左向復環以
斜畫凸起作纖月形者凡八紐孔平向左右其
外有薦四面各有乾畫文貫於月又各一斜畫
間之銘凡八字篆書曰見日之光天下大昉左
旋讀下每字各間以團雲見字爲天官所掩昉

字亦掩及半六朝鏡銘有此然此字體文畫逼
真漢鑄而遜其渾厚當是漢先有是鏡而唐摹
之此又唐摹之最善者耳

唐如見故人鏡

銘有

徑三寸強重五兩七銖邊園內可二分許純素
一園中作巨菱花形其外四隅又各有一花枝
橫長環繞菱形中銘以七絕詩一行書日月樣
團圓水樣清好將香閣伴閑身青鸞不用羞孤
影開匣當如見故人章法參差不齊計長短凡
九行中一行四字上二字卽前半之末下二字
卽後半之首中作橫長紐狀如今世所鑄銀錠

者間之故得配搭均平書蹟亦流動可喜儀徵
師山左金石志有此器跋謂首句清字與身人
同押可補段若膺四聲音均表所未備金石萃
編亦載之王氏按語謂七言律絕起句晚唐五
代多有借韻者且眞文庚青自古間有通用顧
亭林毛大可於唐韻正及古今通韻中已詳載
之不足爲異云云語極平允萃編以入於唐之
末五代之初益不能鑿指其時代也今以質製

之相類者定之

唐素月鏡有銘

徑四寸七分重十有一兩強邊圍可及分週環
敵牙斜凹而下密鑒短直銘在其內正書曰光
流素月質氣含精澄空鑒水照迴凝清終古永
固瑩此心靈文六句句四言凡二十有四字起
訖處作寶相間之中別一圍凹下處亦週排短
直承以犬牙四隅各有海馬鑒尾馳騁相逐向
左細眎惟左下一獸面圓尾散狀如狻猊與漢

鑄海馬葡萄鏡形同其三則雙角纖尾類神羊
雜出不駢亦惟唐以後有之四獸間又各間以
文若飛蛭者蓋沿地卉花爲獸掩稍露枝葉耳
紐如半彈子正中鏤以小金釘遂類一乳他紐
每以物觸手摩致退出光澤雖點不圓雖圓不
整今此紐視邊爲縮磨擦之所不到知鏤金於
上矣其以兩穿按上下方出不作左右旁出以
銘首寶相定之面可擦照未蝕銅色稍近赤中

有赭點意是丹陽銅產也何生

元稹

自都中會

試旋出此見贈生亦有同嗜購數具歸獻其尊
人爲養志資此以有銘專爲予購者因錄其製
而還之越日又自攜以來爰感其意收補於此

唐秋中天淨鏡

有銘

葵花六瓣兩末相距五寸七分重十有六兩二
銖邊如其瓣一圍中夾四花花各二品其間各
有方格可五分許寶蓋罩之銘在其內凡四字
正書一格一字曰秋日中下二字出範時已模
糊然燈日下猶可髮髯辨爲天字淨字溯其祖
式殆出漢龍虎盧鐙之以吉字入方格內者又
一圍中鴛鴦舒翼對立頸繫同心結雙帶飄捲

其下有藕一花一葉兩蕾銳若筆鋒並同根生
藕與蓮類亦曰芙蓉或義取配偶或意示同憐
或想象夫容皆和合意也全背水銀佈滿朱班
燦然奪目倘不以字畫爲據鮮不以爲漢鑄者
諸鏡凡邊圍所鑄恒與中幅相爲照應且每視
中紐以定方向之上下左右紐作動物形者固
卽其首所向之方爲上若竟純素則視其兩孔
所指分左右焉今紐孔旣以分向鴛鴦定其左

右兩面矣而外圍方格字形所向則較之圍內
又參錯不配知製範者一時輕心掉也外圍方
向旣已乖舛其字之爲秋天淨中爲中秋淨天
義均可通而意迥殊矣然秋字正寫中字橫寫
向左天字影亦正向則從秋起而左讀無疑

唐四乳四龍鏡

有識

徑三寸五分重十有一兩二銖邊五分弱凹下
密排斜畫一圍內雙文四乳乳間各一雙鈎博
古龍又三圍亦各斜畫界其內外中圍環凸寬
可二分左方龍文上一了角兒持軸幅屈其右
足而立者卽從是兒首面衣褶間疊蓋方格篆
文四字以文畫重疊不可識可辨者惟第三字
偏旁从子末一字爲記字皆倒書其軸其識皆

所以爲市者之招無深義也唐鏡往往有以方
圓圍格作字自標其姓氏或名及設肆名號印
於鏡范者此唐鑄之常最取辨驗然其式實不
自唐始漢尙方銅器亦以方格內藏一角解廌
而後銘識上下夾之見積古齋款識殆卽唐鑄
人物之所自祖歟

唐松溪鏡

有識

徑三寸重七兩七銖沿邊一圍內外並週作犬
牙形及次圍而止其內二圍則一齊邊一凹下
並密排豎畫再疊二圍而後二龍張口對舞又
三龍分據其下紐在內圍之中其式卽俗稱大
鼻鏡之小者左有方長雙文格識在其內凡三
字正書曰江松溪則製鏡者之姓若字三字皆
倒寫蓋製模時偶忘鑄出反倒爲正之故緣有

是誤非欲以此示異也唐鑄他鏡亦有之或意
當時之工但知刻劃文飾轉於字畫不甚了了
顧淺易如此亦在所忽則弗可解耳

唐馬青鏡

有識

徑二寸八分重七兩一銖邊二圍中夾雙鉤犬
牙凹下一圍四乳水蟲凡十有二各間於四乳
之間又疊二圍夾以密排監畫內卽紐矣左有
小方長格識在其右凡二字正書曰馬青爲鑄
者姓名水蟲得水而生遊於水面今以爲文者
謂鏡清如水也此視松溪鏡質色頗相類而與
呂氏鏡則質製全同所分者大小而已印譜載

漢張位印爲方長有邊陽文直行之祖阮氏欸
識載漢銅器識宜子孫字亦直疊雙文於長格
之內今此之識蓋有所本非臆創也

唐梵書鏡

徑二寸九分重五兩六銖自邊迄紐凡三圍各有梵書周環之第一圍凡二十字第二圍凡十有六字第三圍內卽紐也亦一字按西竺書與元人國書似同而異其點畫頗近於今之回部所鑄文必其敎之咒語非繙譯不可識耳近時西藏中所鑄鏡世稱藏鏡者往往鑄成後於鏡面刻諸佛菩薩羅漢諸形鏤鑄殊工顧鏡之爲

用全在以虛靈者爲鑑物之用既刻不復可照
失其用卽失其體而器雖存若亡所見偏陋諸
如此類不足怪也

又一器徑畧減一分弱鑄亦同時惟內層不及
前器之玲瓏深凸則工之巧拙爲之耳

唐呂氏四乳鏡

有識

徑二寸七分重四兩一銖邊內外二圍中夾雙文敵牙凹下處密排監畫又一圍中作四乳乳間各有水蟲八足蠕蠕欲動再疊二圍亦密排監畫上有小圍識位其內陽文正書一字曰巳字勢向右鏡文本無上下以紐定之知字在上方耳此與馬青鏡質製頗同彼十二蟲而此僅類者以徑圍差小故減其四也

唐呂氏小乳瓜狀鏡

有識

徑二寸一分重二兩六銖沿邊一圍形如仰竹
可分許週以斜畫疊二圍四方四乳乳間一瓜
葉與藤俱蔓延旋繞右小圍中識一字曰呂正
書以手摩觸故紐背時露原銅餘則古氣包裹
矣似與小四乳細草兩鏡同出其人手蹟

唐獅鳳鏡

有識

徑八寸一分重六十有四兩八銖素邊可六分弱一圍內復週作菱花四鳳平翻飛舞相隨而左翔集於花枝簇擁中又一圍四俊貌亦左向啣尾相與顧盼跳躍身旁各挾一毬拋以爲戲圓紐平頂中藏陰文方格識在其內凡四字隸書曰湖州薛家此鏡平薄頗與唐他鏡殊背質剝落漫漶古色古意一時無兩非賴有此識將

以位諸六季上矣面光燥灼可洞數里唐代不
恒觀之器也

唐薛氏素鏡有

識

徑三寸五分重五兩一銖他鏡卽素質尙作數
圍以大小區分內外或中邊凹凸以別輪廓且
素鏡必無題識此獨通背砥平天然古色青黑
相雜而隱隱光氣微露於若有若無間可意會
不可言宜望而知爲人世所常用不敝之器固
不藉水土青綠而自然質樸可愛者紐邊陽而
圓內藏格陰而方畧與五銖錢文之巨孔淺輪

者相類格內復作陽識凡四字正書曰薛鶴泉
造唐薛氏鏡頗得名宜有流傳至今者然所識
止一薛字此乃姓字並存足資考索矣又今所
收唐四鳳鏡識在紐上欵制去此不遠文曰湖
州薛家又一光素鏡識云薛仰溪造亦與此同
則當時薛鑄之盛並世爭名此畧見一班矣

唐呂氏摹小四乳細草鏡

有識

徑二寸二分重二兩五銖沿邊一圍再週以大
牙爲仰竹形稍凹而下內外全素二圍中夾四
乳繫於四面正中乳間各間以雙文橫畫旁夾
草紋下面迤右復一小圍識在其內正書一呂
字與唐摹古諸鏡之楷識姓名者合背稍傷枯
瘠乏腴華意則自來手澤摩挲者少也

唐方位鏡

有字無銘識

徑三寸四分重六兩一銖兩面並有鑄文爲古近諸鏡之所無惟一面中磨光可鑑處凸起止及寸去鑑可四分許內外兩圍中夾入八卦巨畫又畧作仰竹形直至外邊僅增一圍而已其一面則中間凹下卽前一面之凸起可鑑處也內凡四圍外及邊凡二圍中以密排監畫間之凡二十有四格每格爲陰畫七得百六十八數

在他鏡則爲直畫之文而此實度數也陰畫之

上層週環析分二十有四格格各一字曰甲卯

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

鏡原以坤爲
戊誤今正之

申庚酉辛戌

乾亥壬子癸丑艮寅凡二十有四字所以定四

隅四正之方位也相傳始自漢張良爲後來羅

經正針之所自起卽天地人三盤中之地盤也

其卦從八卦十二地支兩出卦有二十四爻支

位二十四氣八卦分則四隅正而艮巽坤乾爲

正四卦恰當地支子午卯酉之位故去卦而存
支支卽卦也其四正則輔之以八天干於東則
加甲乙西加庚辛北加壬癸南加丙丁其四隅
則輔之以地支以丑寅夾艮卦以辰巳夾巽未
申夾坤戌亥夾乾合四卦八干十二支成二十
四位而大地方向盡在其中矣其內一層爲第
二圍所列皆洪範五行之理蓋五行之序本木
火土金水而洪範五行則水火木金土而此又

推其本初之氣也如子午卯酉五行之正位不能變餘如卯爲木木之生必藉水故甲變水酉屬金金必藉土故庚變土午爲火火不必盡藉木而生有生於日光者故丙爲太陽之火子爲水水不盡藉金而生而反附於火使水不得火則寒極而死故壬爲水中之火卯爲木木旺則更易生火故乙爲火酉爲金金旺則更易生水故辛爲水午爲火火旺則更易鎔金故丁爲金

子爲水水雖旺而無土則散故癸爲土此十二
位皆以八干輔成四正之氣就中水火又與金
水異者金木之爲用也以形而水火之爲用也
以神其理又分顯奧也其中又兼四生四墓四
維三者之理四生者卽四正之始氣也水始於
金故亥爲金木始於水故寅爲水火始於木故
巳爲木金始於土然申不變土而變水者以燥
土不可生金土必得水而生金則水實金之始

氣故申爲水四墓者卽四正之歸氣凡物生則
向上歸則向下物以水土爲至下火歸土必灰
水歸土必涸故巽未爲土金出於土而不復歸
乎土木生於土亦不能歸土故同歸於水金入
水必沉木入水必朽故辰戌爲水四維者四方
之交也乾本生北水之金坤本生西金之土乾
坤爲二老不變惟艮居水木之交本受水以生
木者而土不能生水故從而變水巽居木火之

交木固能生水者而坎中之陽爲火根離中之
陰爲水根則火實根於水故巽變水以爲火根
此相傳王伋仙之心經王希逸之五行九星歌
皆以洪範五行爲用也其第四五園中夾之直
畫所謂一格七分合廿四格得百六十八數此
又在分金候卦之內而爲羅盤所未有者此可
補其缺外一園則每一格中分三行合二十四
格凡得七十有二行行上下各一字其上截一

字卽紅鸞水法之七十二龍下截一字卽五行
本不相混也如甲位凡三字中曰正甲左曰乙
卯右曰壬寅蓋甲位界卯寅二者之交卯之左
爲乙位寅之右爲艮位故自正甲而左卽從卯
爲乙卯又左厯正卯位之丁卯巳卯辛卯而至
正乙位之右亦爲癸卯而後爲正乙自正甲而
右卽從寅爲壬寅又右厯正寅位之庚寅戌寅
丙寅而至正艮位之左亦爲甲寅而後爲正艮

故正甲之左凡五卯右凡五寅左右計十支干
而甲位訖餘位自可類推然則此外圍之上字
宜疊作兩字如中宜曰正甲左宜曰乙卯右宜
曰壬寅今但云正乙而於正下之甲壬下之寅
乙下之卯並從省且週環各位皆然非精力校
勘不能測其義矣至其沿邊一環則仍是五行
之數位各得其三其所屬之方位與紅鸞法次
第同而位各不符合是當別有妙用近時羅盤

星宿卦節層疊錯出識者病其繁瑣然不過日
積而增得此簡淨之法錯綜變化已無乎不包
大用分明轉覺後來紛紛者爲不憚煩矣正針
之二十四方位堪輿家以爲起於宋厲太素

名文

後處州人官建陽棄官自
號布衣今人稱賴布衣誤

然青囊奧語舊題唐

楊筠松撰其弟子曾文迪序已有二十四山分

順逆一條其書著錄

八四庫全書據此則太素催官篇之以二十四山分

陰陽爲祖述唐人之語今此鏡泐蝕已甚僅可
以意求字兩面色澤奇古正未可因太素傳訛
之語而謬隸於宋代矣

南唐石十姐鏡

有識

葵花六瓣兩末相距四寸八分重九兩八銖邊圍可二分弱稍凹全體平素右作方格而中分之識分兩行凡十有二字正書曰湖州石十姐摹鍊銅作比照子子嘗見姚雪逸司馬衡藏一器有柄識曰湖州石念二叔照子又見兩拓本一云湖州石十五郎鍊銅照子一云湖州石十四郎作照子並與此大同小異此云十姐則石

氏兄弟姊妹咸擅此技矣云照子者亦惟石氏
有之古不過稱鑑稱鏡而已石氏南唐人據姚

司馬考之如此然湖州時已入吳越領烏程德

清安吉長興

卽長城避梁諱
政餘皆舊縣

且五代終始未嘗

爲他國所有南唐則江都江寧南昌三府爲三

都外餘爲雄楚泗滁和光黃舒蘄廬壽海泰濠

潤常宣歙鄂池饒信江撫袁吉虔筠二十八州

及雄遠建武江陰天長四軍清江一縣雖大牙

交錯而湖州卒未一日歸李氏也然司馬爲秋
農尙書哲嗣淵源家學考據自有確而可據者
凡居近其地而金石尤有癖嗜所言當不誤豈
石氏本藉南唐而設肆行藝於湖耶司馬客粵
久在怡樾亭制府幕中以世誼過從甚密辛丑
夷事起運籌磨有茂著成勞迨子自潮郡奉調
西還司馬已從制府移閩不復一晤今爲此譜
未獲面質其考證所從來姑用其說繫此於南

唐附記所自而已

藤花亭鏡譜卷三終